



黄鹤楼

## 情怀黄鹤楼

登临黄鹤楼，总有一种情怀，萦绕心间，无法释怀。

黄鹤已去，空余此楼，鹤立在江城武汉的蛇山之巅、长江之滨，阅千载白云，看一江奔流。千百年来，崔颢就一直活在黄鹤楼上，他的那首《黄鹤楼》千古传唱，成了黄鹤楼的一张最好名片。

斜阳淡淡，江风飒飒，我独自登上了黄鹤楼。凝眸斜阳，极目远眺，武汉三镇风光尽收眼底。长江大桥飞架南北，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，在斜阳下泛着粼粼银光。千百年来，黄鹤楼凝集了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怀。

享有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“天下绝景”之美称的黄鹤楼，最初不过是一座始建于三国的哨楼，是东吴守军瞭望守护的“军事楼”。三国归晋后，该楼失去了军事价值，渐渐地演变成了一家酒楼。传说有位得道高人在此酒楼的墙上画了一只鹤，还能时不时地飞下来起舞助兴，从此酒楼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十年后高人复来，取笛吹奏，黄鹤闻声从墙上飞出，载上高人直上云天，一去不返，从此得名“黄鹤楼”，成了官商行旅登高思远、临江抒怀的一方名胜。

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日暮时分，一位风尘仆仆的诗人，登上了落霞残照中的黄鹤楼。他昂首四望，极目八方，浩荡的长江，远去的白帆，晴川的碧树，满洲的芳草，渐渐融入暮色四合的萧索之中，一种愁绪涌上心头，深深地撩拨了他的乡愁情怀。于是，他诗情喷涌，口吐珠玑，满腔愁绪化成了千古绝唱：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
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

一首诗，成就了一个诗人，也使一座楼永载史册。

唐代诗人崔颢的这首《黄鹤楼》，成了千古绝唱，被后人尊为“唐人七言律诗第一”，从此黄鹤楼声名大噪。

自从崔颢题诗后，历代文人墨客都慕名前来登临黄鹤楼，不同的心情就酝酿不同的诗篇，从此，黄鹤楼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标上的高楼，而是一个心灵寄托的驿站、抒发情怀的园地、文化朝圣的殿堂。

衣袂飘飘的诗仙李白来了。他登上黄鹤楼，极目楚天，诗兴大发，提笔写诗时，却见崔颢的题诗在上，李白读罢自愧不如，只好搁笔。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于是崔颢的这首《黄鹤楼》诗不胫而走，一不留神成为七律唐诗的写作典范。就连一代诗仙李白也两度慕仿此诗，写了《鹦鹉洲》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两首高仿七律。

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浩然要去扬州，李白在黄鹤楼设宴送别，朋友情深，依依不舍。他翘首凝望渐行渐远的帆影，直至完全消失在碧空的尽头，刹那间，心潮与情怀飞腾，才气与诗思迸发，写下了被后人誉为“千古丽句”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

黄鹤楼满载千年思绪，在滚滚长江水的浪淘下，成了一座抒发情怀的高楼。无数文人墨客或得志，或失意，或惆怅，或悲壮，登上黄鹤楼，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。无论是“日暮乡关”的乡愁情怀，“孤帆远影”的思友情怀，还是“叹江山如故”的家国情怀，“茫茫九派”的天下情怀……他们总有一种情怀，萦绕心间，无法排遣，只好“把酒酹滔滔”，与滚滚长江对话。

黄鹤楼是懂得这种情怀的，也是能安放这种情怀的。

“城下沧江水，江边黄鹤楼”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”……  
极目楚天白云，眺望洞庭烟波，我站在长江两楼上，发思古幽情。  
从黄鹤楼到岳阳楼，我随兴而游，缠绵于文人墨客的惻恻心间，沉醉于诗词歌赋的韵律之中。

登长江两楼  
在情怀与境界中纵目

岳阳楼

## 境界岳阳楼

四年春，滕子京因支持庆历新政而“谪守巴陵郡”，在他治理的第二年，就重修了岳阳楼，在“刻唐贤、今人诗赋于其上”的同时，还托人画了一幅《洞庭秋晚图》和一封《求记书》，寄给昔日庆历新政主持者、现已贬到邓州戍边的范仲淹，恳请他为岳阳楼作记。

遥望南方，范仲淹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，将博大的胸怀、超然的境界、深邃的哲思，倾注于笔端，落笔成文，满纸烟霞。一篇369字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字字珠玑，句句生辉，情景交融，哲理精深，堪称千古绝唱，旷世雄文。《岳阳楼记》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阁的局限，将自然界的“霪雨霏霏”“春和景明”和文人迁客的“览物之情”结合起来，进而引申出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博大胸襟，极大地扩展了文章的思想境界。从此，《岳阳楼记》流传千古，岳阳楼也闻名天下。

《岳阳楼记》一文既是赠友，又是励己。范仲淹、滕子京两人，均因庆历新政遭人弹劾，从“居庙堂之高”贬为“处江湖之远”，但仍忧国忧民，勤政爱民。范仲淹在进退之间，对人生有了大彻大悟，原本只是借题发挥、借景抒情的一声感叹，却震古烁今，光照千秋，为后世文人迁客提供了“遁世”和“用世”两种行为方式之外新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典范。

走出岳阳楼，从远处回看，只能望见隐约在茂密树冠中的黄色楼顶。在江南诸名楼中，岳阳楼的规模形制是最小的。论高度，岳阳楼只有19.42米高，仅为滕王阁的三分之一高，还不及黄鹤楼的一半高，但是，岳阳楼不朽的魅力，不在于它的身姿是否巍峨，而在于它的境界独特。

如果没有千古绝唱的加持，那长江两楼只能是虚有华丽外表而不见内在精神境界，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，名楼难免腐朽，名篇却不可磨灭，名句更是彪炳千秋。

文/图 许国华

